



无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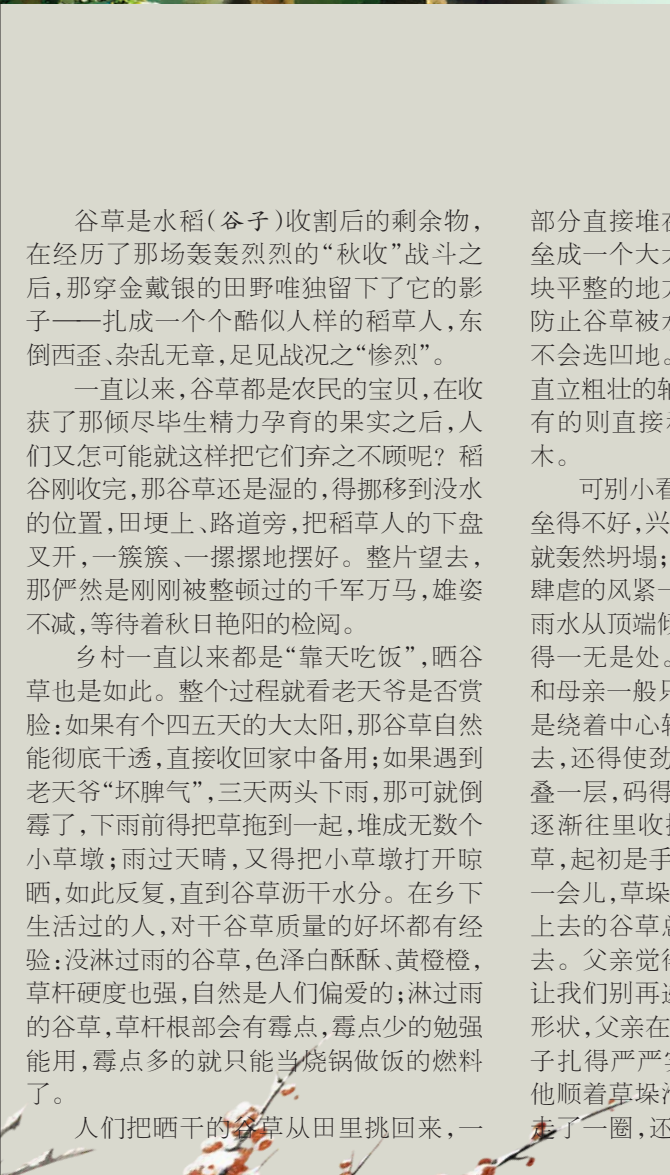
□姜义华

荒草有野径依托
杂木有深山倚仗

我有追求有梦想
却始终长不出翅膀
你所在的位置
总是若隐若现
世人也从来不掩饰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

下午,山谷外
有一层云
遮挡住了登天的入口

和我一起的那只独雀
一会儿朝我唧唧歪歪几句
一会用水沉沉的眼神
写着坑坑洼洼里叽叽喳喳的蝉鸣



雪的讯息

□张绍琴

沿着学校背后的一条公路上行,爬过一段长坡,在拐角处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,设着两个摊位,一个是缝纫摊,另一个是副食摊。摊位背后是一座旧厂的大门,大门出口处建了一间类似保安亭的小房子;靠着小房子往前搭了一处遮风挡雨的钢结构棚,恰好庇护着这两个摊位。

摊位前方,沿着公路平行延伸约百米远,是一个有二十来栋楼的居民小区。缝纫摊做的都是缝缝补补的小生意:换拉链、剪裤脚、缝裤边,来光顾的多是小区里的老客户。在上学、放学的时间段,副食摊常会站着几个小孩,他们递给老板一元、两元的纸钞,自己从货架上拿起一包小零食,立刻撕开包装,边走边吃。过往的车辆有时会靠边停下,有人探出头来喊:“老板,给我来一包烟!”

摆摊的位置是一个风口。夏天凉快。冬天的风掠过稀疏的几棵行道树的树隙和树梢,从敞开的三个方向包抄过来,带着一股冷冽劲儿。奇怪的是,他们似乎感受不到冷,出摊总是比我上班早,收摊却比我下班晚。更奇怪的是,午后经过,两个摊位中间的空地上有时还会摆着小桌凳,四个中老年人围着玩扑克,偶尔还有一个人坐在旁边观看。玩牌怎么也该选一个暖和的地方啊?

有天路过,我听见副食摊和缝纫摊的摊主在说话:“现在还不算冷,没下雪就不算真冷。”这话大概是副食摊的摊主接的,此前或许是缝纫摊的说起了天气降温的话题。副食摊的奶奶看着有七十多岁,缝纫摊的大姐约莫五十岁上下。

我的同事好几天前就在说僵手僵脚了。在电脑面前坐上一两个小时,站起来到茶水间接水或上卫生间时相互碰见,总是不由自主地缩着脖子夸张地打着冷颤说,“冷啊,真的开始冷起来了。”一个同事告诉我,“难怪感觉冷,仙女山都在下雪了。”我们这个位处西南方的小城,城内少见下雪,雪的讯息最早是从一两百公里远的山上传来,有时会从几十里的山上捎来。

我边走边听着副食摊奶奶的话头,告诉她:“仙女山已经下雪了。”奶奶重复了一遍:“仙女山都下雪了啊。”语气很平静,是那种经了几十年风风雨雨、熟谙人情世故,又从不冷落路人的温和回应。她的手没闲着,一直在整理摊位上的东西,想把它们摆得更规整,更好看些。旁边缝纫摊的大姐正踩着缝纫机,一块布料在针脚下来回滑动。我没多停留,依旧赶我的路。

冬天里,诗人看见雪,也常会写“冷”。他们的笔下,既有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,也有观雪图带来的震撼,更有见雪而生的个人愁绪或欢喜。罗隐写过一句“尽道丰年瑞,丰年事若何?长安有贫者,为瑞不宜多”,字里行间满是对贫苦百姓的深刻同情;郑东在范宽的《小雪山图》中,读出了“雪压寒林万木垂”的寒冷与萧瑟;戴叔伦在《小雪》里写道:“一片飞来一片寒。”岑参则在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中,以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把冬雪写得满是浪漫。

北方早已进入冰天雪地的洁白世界,南方的雪,却依旧在我们的闲谈中若有若无。同事聊起雪时,夸张的“冷”的表情与肢体动作里,藏着一种热切的向往,还有一份诗意的期待;而摆摊的奶奶和大姐说起雪,反倒像聊邻家女子般淡然:在或者不在,来或者不来,我都在这里——生计在这里,牵挂也在这里,不增不减,各自守着自己的安稳与欢喜。



綦城夜韵

□墨碧

綦风

綦城夜韵

□墨碧



綦城夜韵

□墨碧

綦风

綦城夜韵

□墨碧

老屋门前那棵树

□吴国平

初冬的一天,天气晴朗。我又一次回到故乡的老屋,再一次看到了门前的那棵桫欓树。它还是老样子——不,它仿佛比我记忆里更加枝繁叶茂,蓊郁苍劲了。那主干,要两人才能合抱;树皮呈深褐色,皱褶纵横,像一部用刀刻出来的无字史书。枝叶一层叠着一层,密密匝匝地撑开,如同一柄巨大的青黛色华盖,将一方天地都笼在它的荫庇之下。阳光筛下来,化作淡淡的、湿润的绿光,在地上印出斑驳陆离的碎影;微风吹来,那些影子便活了,轻轻摇晃着,像一场静神的绿色的梦。

我走近树下,将手掌轻轻贴在粗糙的树皮上。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,顺着掌纹丝丝缕缕渗到心里。瞬间,这凉意竟有了温度,将我送回一个遥远的、被蝉声填满的午后。

我看见母亲了,还是她年轻时的模样: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阴丹布衣服,正握着锄头,小心翼翼地将一株纤弱的树苗,栽进门口的泥土里。那时的她,脸上没有皱纹,笑容满面,动作那般轻快,仿佛栽下的不是树,而是一个沉甸甸的希望。她栽完直起腰,目光里满是温柔。母亲九十三岁时走了,走前还常在树下徘徊;如今,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,这棵桫欓树也成了百年古树。这棵树,从一开始就不是寻常的树,根须里,缠绕着母亲的目光;汁液里,流淌着家的温暖。它是一棵满含亲情的树。

我的手指移动,触到树身上一处深陷的疤痕,心里猛地一沉。那个饥饿的年代,像一张褪了色的灰暗相片,霎

时在眼前清晰起来。那时,田里的收成骗不了人,锅里的粥稀得能照见一张张愁眉苦脸;用乡亲们的话说就是:“白天照太阳,晚上照月亮,倒在地板上,狗都追不上。”可就是这棵树,在那时成了我们全家的恩人。秋风一起,它便慷慨捧出满树累累果实,一颗颗像小铃铛似的,藏在叶间。糖果生吃有些涩,母亲却有办法:把收下的果实放进锅里,耐心烩熟,那层涩味便不翼而飞,魔术般化作粉糯的甘甜。我一个小人在家饿得慌时,就爬上树打下果实,放在烤火炉里烧熟充饥。那香气,是生命本身的香气,在那些清冷的深秋里,暖了我们全家人的胃,更暖了我们濒于绝望的心。感恩这棵桫欓树,它是一棵救命的树。

我的童年欢愉,也绕着桫欓树打转。夏日里,它那浓得化不开的绿荫,是我的一片清淳福地。即便夏日炎炎、暑气骄横,桫欓树下总有一片属于我的恬静小气候。我和玩伴们在这里“跳飞机”“打马叉”“抓子”,或是干脆躺在凉沁沁的树根上,看蚂蚁忙碌搬家,听树上鸟语欢声。有时,暴雨突然哗啦啦骤至,世界一片混沌,我却能安然躺在它身下,听雨点打在层层叠叠的叶子上,那声音不是吓人的噼啪响,而是浑厚的咚咚声,像在为我唱一首雄壮的战歌。它,是一棵为我、也为我的童年遮风挡雨树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性子渐渐静了,桫

树下的光景也换了模样。周末和假期,我常搬一个小板凳,带一本书,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。清晨,鸟声清冽如洗,我在这里咿咿呀呀读课文,与鸟儿共鸣;傍晚,炊烟袅袅四起,我在这里等放牛的家人归来。至今记得,那透过叶隙的流光,在书页上静静移动,像一只温柔的眼睛。心里说不出的快活,或是莫名的忧愁,我总对着老树倾诉:高兴时唱歌,它使用叶子的沙沙声伴奏;沉思时,它也沉默不语,做我最忠实的陪伴者。我的魂灵,在它的注视下一寸一寸舒展开来,它成了一棵伴我成长的树。

一阵风吹过,满树叶子又响起熟悉的、潮水般的声响,将我 from 漫漶的回忆中唤醒。我抬起头,望着这棵百年大树,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感激与愧疚。我这一生,走了那么远的路,见了那么多的人,它却一直守在这里:替我守着老屋,守着我的童年,守着关于母亲的记忆。它什么都知道,却什么也不说。故乡门前的桫欓树,早已不只是一棵树,它是我记忆亲情的根、救命的恩、童年的伞、成长的伴,是一座承载着家族往事与浓浓乡愁的精神丰碑。

天色渐渐暗了,西边的云霞染上一抹橘红,像少女脸上羞赧的酡颜。我不由自主后退几步,朝着沉默的桫欓树,深深鞠了一躬。

这一躬,是给老桫欓树的,也是给栽下它的母亲,更是给这片生我、养我,如今又迎我归来相伴的故土。愿老屋门前这棵古树,永远根深叶茂,绿荫如盖。

城市管理服务热线:12319 邮政投递电话:48612196 法律顾问:重庆钿沃律师事务所 印刷: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:一二版方霞 三四版龚小芹 校对:一二版吴越 三四版周钰